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疏】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卽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閻氏若璩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

前月耳輙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
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
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
賂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
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
嬴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
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
禮於嬴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
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注云嬴
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
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
三百餘里之外者且衰絰不人公門未聞不人國門
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殁
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叙遂無暇可語惟至往齊
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又曰或問子以
孟子奉母仕於齊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
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
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殁於齊也然則
既殁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
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

叙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
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
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
可得是也夫孟子人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月上溯其
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
日以前日耶或誤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
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
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乎陸
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
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
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考子之喪親
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
語語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
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
喋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為得其實
毛氏奇齡經問云孔子要絰而起季氏之饗孟子甫
葬卽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先仲氏嘗
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喪在魯
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游士多家於
寄以孟母發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偕處未

有抛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
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
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
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
本文序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
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需三
月未有甫還魯即葬者亦未有在齊閒赴至三月而
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當獻材井椁諸節行之
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市葬而郎反齊以亡者
噫故尚在齊也近隔閒濟邱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
年喪後復至齊爲卿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
日止廬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廬時也然則
何故止廬以反於齊也何以反齊以葬於魯也然則
此止廬接葬魯時矣君在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日
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諸來
歷乎且充虞明曰嚴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榭接
正頂嚴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
故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
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爲
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

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間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齋衰亦倚在對之之列雖在他事尚可對而況祇問喪而三年之問竟不當對並無此禮況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不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求其故故既夕禮云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葢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百官備百官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為論議然後得備物其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誅官以緘口於禮悖矣是以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況棺槨厚薄之間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

不言獨充虞一答為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嬴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藏無限心事後人誤認止為舍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可歎也大止嬴非即至齊也止如綿詩曰止曰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也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嬴若云因充虞敢匠事於此故縈之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況往送如慕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遂何為乎蓋嬴去臨淄尚遠史記正義故嬴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鄉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即廬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嬴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遺喪去國未嘗致為臣安得遠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於嬴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之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禮吾行乎吾禮據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為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

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晉書劉長盛曰子輿所以辭大夫畏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送葬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送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師賓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竟而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之在外而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土而寢苫枕塊豈忍遽加冠飾遽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廬爲齊地而介鄒魯之間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爲厚匠爲作棺事爲喪事嚴爲急急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注 孟子言古者棺椁薄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

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疏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注云有虞氏上陶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椁大也以木為之言椁大於棺也也殷人上梓牆柳衣也然則棺始於唐虞而椁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椁尚無尺寸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是中古指周公制禮以來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禹大抵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棺有桐棺三寸則木椁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椁似殷正始定棺椁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翣之飾者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杝棺所謂椑棺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喪大記於天子言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屬六寸下大夫屬四寸注云大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云云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禮器云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

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
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
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氏
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庪也方
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
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
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內椁有重數在棺外所謂重
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縫棺
飾焉衣翣柳之材注云孝子既啟見棺猶見親之身
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
喪大記所云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漢禮器制
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
加壁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
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
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
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
黼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
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
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偽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此所謂牆置翣之飾也孝子更去辟世辟世猶殁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己之身不可使父母棺椁腐朽己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免但及人子之身不腐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

不得

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然如是也【疏】不得至不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方言云用行也爲用皆訓行故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云用爲也郊特牲云以爲稷注云爲用也趙氏云禮得用之解得之爲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爲以足備釋有也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治國則不然高誘

注亦云然如是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墨者師因然高誘注云然如是也趙氏以如是釋然字與鄭氏高氏同閩監毛三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與也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云爲猶與也孟子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與有財也○注喪事不外求○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求則主傷孝子之心即趙氏不外求之說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此不外求謂糞田已足不煩稱貸益之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注恔快也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乎

疏注恔快至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東齊海岱之間曰恔自關而西曰快戴氏震

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心獨無恔乎趙氏云恔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化變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高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即肌肌膚即體比猶坙也親近也棺椁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尙存必與土近惟棺椁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木猶足以護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言化者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滅宜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遟注云遟解也亦本方言遟之訓爲快亦爲解快之訓爲快即爲解遟獨無恔乎猶云乃可以遟知齊楚之同我而有以備之則難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椁以護之則恨可解免尙無財不可以厚則一思及泉壤之間終身大恨何日解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

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疏】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見爲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學而篇第一閩監毛三本以此羼入注中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疏】沈同至子噲○正義曰史記燕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

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
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
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
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
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
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
於子之此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之事也史記
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
同也惟策云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
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燕世
家則改云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
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閻氏若
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
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
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
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
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
死當湣王十年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

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竑白田雜著孟子叙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葢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

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湣王十年以屬宣王似矣而錄其文不計其世赧王元年逆推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湣黃氏日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湣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湣王尚在故不稱諡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湣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撏撦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旣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湣言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死爲君君反爲臣據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

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湣王以曲護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决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意積怨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此齊王決非湣王何也湣王即位未久其對齊貌辨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遂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即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即

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郎湣王固誤史則刪却子噲句輙舉其詞雜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係之威王二十六年又係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按田臣思索隱謂卽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彼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又約其年亦宜王時也夫史之踳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謂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若以稱謚與否爲斷則莊暴章終

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湣王鄒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曾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慙於孟子也若湣王何慙之有不同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爲齊大臣者以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是大臣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注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疏○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士四書辨疑云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翟氏灝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猶言夫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僖三

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
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
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
此之人也魯語曰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
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齊人
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夫皆此也
伐燕注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注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
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注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
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
以伐之注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
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

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注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

疏注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得應之曰可惟殺人者死則可殺也故人可殺之人指此殺人之人○注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雝注注云當猶任也謂沈同等勸王伐燕何爲以我爲任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任同

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噲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望雲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則爲齊贊畫出師因孟子之心也而不遽發者特以握權主事別自有人當一齊師既出未必終其拯救之心將有如儲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溯厥所由借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辦未能遂至沈同私問未必非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藏克借端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亂之心詳之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噲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湯武之舉誅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端由孟子故質之以諸臣之議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慨然陳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虞是卽明告以天吏

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聽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廟毀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咨焉孟子是時固又反覆詳則陳其利害顯告以王速出令反旄倪止重器謀于燕衆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慙也而時人不知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孟子非不服服言之而時人勸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蚳鼃王驩等相次其互見之旨思之自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之說豈必沈同私問之時不耐而預刺刺言之乎王充淺學詎足知大賢哉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注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疏注燕人至慙之○正義曰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君不肯歸附於齊矣此所謂燕人畔也畔與叛同違背之意故以不肯歸齊爲畔此皆宣王事至燕昭王用樂毅下齊城乃湣王事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注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疏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

秦策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對曰云云高誘注云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智者在孟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爲陳賈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爲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得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爲此人則年時相絕太遠矣按高誘嘗注孟子其以陳賈即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策又有姚賈趙使約韓魏茅舉以爲趙之忠臣吳師道以爲時不可考顧韓非以賈爲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爲齊王說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夫其言愼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注】賈欲以此說孟子

也疏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正義曰詩衛風氓猶可說也淮南子道應訓以說於衆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注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注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注賈問有之否乎曰然注孟子曰知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注賈問之也曰不知也注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注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疏注過謬至謬誤○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又過聽於張儀高誘注云過誤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

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

疏 注周公至恩也○正義曰周書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管叔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逆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然則孔自以周公爲武王弟管叔爲周公弟乃爲有次立之勢其弟管叔承周公攝政之下自指爲周公弟非承上爲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爲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周公爲管叔之兄也盧氏文弨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引詩傳疑出韓詩內傳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合按

白虎通誅伐篇云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誘亦嘗注孟子者也後漢書樊儵傳儵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又張衡傳思元賦云旦獲讟於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注云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魏志毌丘儉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嵇康管蔡論云按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下云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又云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此論正本孟子發之而以文武周公爲管蔡之父兄與趙氏同李商隱雜記云周公去弟此皆以周公爲兄者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

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又封魯而管叔並無識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為大宗周公管蔡指嫡弟而周公為大宗稱魯宗國三趙氏所注非無據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以周公為兄管叔為弟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為周公弟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傳于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居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為周公弟者不特臺卿此注也按趙氏自有所本但孟子直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自是以管叔為周公之兄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父子相隱兄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為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為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為能善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而使之可以

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注　古之所謂君子眞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勑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眞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疏　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尚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殷監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列子楊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是明敎庶國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云武庚以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以窺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陰伺虛實相機乘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謗爲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蠹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懵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安說也今有人間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

弑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況其爲反問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爲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問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感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己哉當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公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鴟鴞取子以喻管蔡爲武庚之所脅從罪斯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所以未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誅其辭親親之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疾呼自書契以來哀痛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闇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貫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令兩心悲公惟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此誤使爲斯救敗之衆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過而轉爲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改於後假周公之事以既齊耳必

謂誅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尚非孟子之指矣○注順過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篇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

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疏聖人至上也○正義曰論語子張第十九云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王制云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卯亦云順非而澤按澤即釋謂順其非而爲之解釋或云潤澤失之

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疏注辭齊至室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云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爲還孟子爲卿於齊是爲齊之臣也致爲臣是還此爲臣於齊不爲其臣也還此爲臣於齊即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尚在齊故非歸鄒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疏注來就至喜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章句言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解侍爲臨謂孟子來臨臨於齊故云來就爲卿今又棄寡人而歸注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注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

誅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注】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疏】注時子至之否○正義曰薛應旂人物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姓纂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閩監毛三本作均均鈞字通論語衞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爲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諡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盍

各言爾志注皆云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疏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安釋惡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范望注太元務測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釋詁然譍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爲譍詞而不訓爲是呂氏春秋忠廉謹聽務本遇合慎大權勳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烏焉通荀子多言案

即安也漢書多言烏即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焉得爲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梁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歎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

也弟子爲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讀養弟子三字爲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應當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之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注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一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爲可就也

疏 注二子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孟門從遊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覲趙注無盆成括爲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又朱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

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竊謂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盆成括等幸附見七篇尚何去取之紛紛乎

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疏】注孟子至恥之○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爲孟子二弟子子叔疑猶論語言門人或也此則孟子解之之辭又使其子弟爲卿子弟卽上弟子使教養其子弟以使我爲卿則讀爲卿二字不屬上趙氏佑溫故錄云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

子自解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爲政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爲卿忽倒換使我爲卿上文養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爲齊王子弟不合三也按今通解以此皆季孫譏子叔疑之言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其爲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公羊穀梁俱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是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愛憎之口歟然趙岐熟於左傳不應忘之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

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疏】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即以所有易所無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得其所虞書皐陶謨云貿遷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是也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古之爲市也石經宋本同白帖引作者翟氏灝考異云古之爲市者宋本朱石經皆俱作也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元挍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

有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皆市官司市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
虣而去盜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
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
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爭
訟也廛人掌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
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征稅是用公以前也詳見上
篇音義出龍斷云丁云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
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
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
則龍音壟又出堁字云丁云㕓雅音課開元文字音
塊翟氏灝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云自
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善經說龍斷之
確證說文買字下引下文直作登壟斷三家之釋要
惟陸氏爲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買市也从网
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此引以證从网貝之意也网
壟孟子作龍丁公著音讀爲隆陸善經從讀爲壟謂岡
壟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爲堁斷而高者也堁塵壁也
高誘云楚人謂塵爲堁趙本蓋作龙斷龙塵雜之貌
翳塵不到地勢略高之處也古書龙龍二字多相亂

許書亦當作㡴斷淺人以陛善經說改為龍耳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即瞻望也罔說文作网重文罔今作網毛詩王風雉離于羅傳云鳥網曰羅是罔市利為罔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焉注云從猶就也故以就釋從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為惡戒也【疏】道之不行命也○正義曰論語憲問第十四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為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為利疚於回注云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

者追送見之欲爲王驩孟子之行疏孟子至行者○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歎之後蓋君臣之際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爲王驩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篇時遂從而略之○注晝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晝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因有晝邑然焉知無晝邑趙岐云晝齊西南近邑是明有晝邑矣且趙岐注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孟子出宿處故纍然注此此眞身歷其地見之眞故言之確者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戟里城戰國燕破齊時將封王蠋以萬家即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晝邑孟子從西南至滕當是晝邑一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無可混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畫注同按此當是采用舊說廣韻四十九宥有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晝字按

史記田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集解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畫音獲此劉熙云云蓋即其孟子注裴駰引以爲畫邑之注則是駰所見孟子本亦作畫字邪**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注客危坐而言耑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疏注客危至而臥○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禮記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云跪本又作危昭公二十七年左傳云坐行而入注云坐行膝行禮記曲禮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孔氏正義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趙氏以危坐解坐字謂此坐爲跪也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衣依也受部云𤔣所依據也云𤔣即隱毛詩商頌依我磬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休誤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別故宀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俯伏也**客不**

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注】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疏】注齊敬至我言○正義曰音義云齊字亦作齋今孔氏本作齋經典通作齊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齊爲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云宿致齊也趙氏釋爲素者宿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誠之辭論語子路無宿諾注云宿預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禮記喪大記正義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謂預持敬心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鄉長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之而行也國策秦策云則王勿聽其事注云聽從也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臥爲倦怠心愛之故不倦心厭之故臥說文心部云慢惰也惰猶倦也是倦怠疏慢

之也不聽是不受其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為坐趙氏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留孟子之言並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注於勿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為下文坐字張本郝氏解亦云請勿復敢見矣起而告退之辭

曰坐我明語子注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

疏注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諷誦言語注云答述曰語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傳以相告高誘注云告語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後子思復

畱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

疏注往者至復畱○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安止也說文田部云畱止也安畱皆訓止故以畱釋安○注泄柳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又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若云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故閻氏璩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檀弓又云季子臬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祥子張子祥詳古字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注云勸者進善之名周禮夏官大僕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高誘注云復白也勸而復

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勸勉而奏白之泄柳申詳乃留止于魯而不去子思之賢魯人無過之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爲政乃不去二子賢不及子思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如子思進言於君而君聽之二子乃留二子覩子思之留爲留也非虛言所能止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恨也疏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衆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爲老者也

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注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

疏 注干求至悅也○正義曰干求也爾雅釋言文澤無祿訓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干求人君光寵以得祿位故干澤亦即干祿也阮氏元挍勘記云濡滯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就稽也考文古本作熟稽也考文一本作淹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

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濡滯說文稽部云稽畱止也从禾从尤旨聲淮南子時則訓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流注云滯畱也滯與稽義同滯從帶聲帶聲與旨聲同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六脂十二齊五十二霽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故以濡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積以舒執事注云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茲之義爲此故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也不解

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

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疏】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即上所云汲汲驅馳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說文又部云反還也攴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愼人篇云反瑟而弦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反字也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疏】注孟子至

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爲猶行也故足用爲善是可以行善政也易小畜有孚攣如釋文云子夏傳作戀漢書外戚李夫人傳云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注云攣音力全反又讀曰戀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戀戀即攣攣謂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注云安徐也後漢書崔駰傳駰作達旨云縶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馳也三宿而後出晝故爲徐行即不汲汲驅馳也遂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注 我豈若悁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己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

疏 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悁忿也急說文作忞云褊也淮南子繆稱訓云悁於不己知者注云悁急也悁急趙氏爲怒字解也所以爲小丈夫者緣其

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小故以悁急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恨而小也怒即恚也窮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悻然論語音鏗今論語子路篇作硜硜然小人哉禮記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石聲硜集解引王肅禮記注云硜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從巠硜即磬字劉熙釋名釋樂器云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離騷云鯀婞直以亡身兮說文女部云婞很也楚辭曰鯀婞直果勁與很直義近蓋堅執不回不知通變故鄭氏注論語云硜硜小人之貌也婞婞磬磬聲近相通借也閩監毛三本作論曰阮氏元挍勘記云趙注多稱論趙氏不解是字益以是字爲語助無所指實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夫小丈夫也是訓爲夫故夫夫亦訓爲是

尹士聞之

曰士誠小人也

注 尹士聞義則服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此之謂也【疏】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洋洋美德乎索隱云洋洋美盛貌老子云俗人察察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讓太常博士引亦作志與此同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注】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疏】注路道至悅也○正義曰路道也爾雅釋宮文論衡刺孟篇以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豫悅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注】

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疏】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趙氏以彼一時爲以前聖賢興王道之時聖指王者賢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謂前此聖賢之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時爲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觀趙氏注則彼一時下當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也爲充虞所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時時爲服豫之時則論爲經常之論也此一時爲今孟子去齊之時爲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則憂天憫人之意不得不形諸顏色也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命名也尹文子云大道無

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名不行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萬名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荀子有正名篇云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之於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叙上上為聖人上中為仁人上下為智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人為智者故為次聖之才漢書楚元王傳贊云仲尼稱材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輟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既沒後聖未起之間有能通經辨物以表章聖道使世不惑者也江氏永羣經補

義云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葢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葢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秝譜也以共秝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惜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十四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秝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秝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

西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解七百有餘歲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歆秝譜之年九矣矣趙氏蓋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愼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三年以前於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七百三十九年又除去赧王己酉上溯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之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効效校通是考即驗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注】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値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

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疏夫天至豫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有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興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是天不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知命者不憂不懼

章指言聖賢興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疏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楊子法言重黎篇云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管子勢篇云天因人聖人因天楊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注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疏】注休地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疏】注崇地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齊地今作地名○注不欲至即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欲即去若為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曾子問日有食之則變乎注云變謂異體荀子禮論云愅詭注云愅變也詭異也呂氏春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戾也文選長笛賦窾隆詭戾

注云詭戾乖違之貌又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兮曹大家注云詭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即去形迹近似乖戾詭異變動不常非猶責也爲此詭異人必以太甚見責矣不欲即去是不欲跡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也閩監毛三本泰作太太泰字即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故宿留不即去也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聲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僖元年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霤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何敢宿留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疏】注言

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師旅之命者聖賢之道不爲太甚旁通以情故孟子於始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既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既居其國被其欵遇値此軍戎大事即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竟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子爲嚴巖難近舊疏以不可變爲不欲違變其欲去之心又以師命爲賓師之命顧命以賓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此正命之爲師矣何以辭而不就邪孟子之學惟趙氏知之深矣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正義卷九終

姪廷琮琥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 注滕文至題篇

○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滕侯卒始見於經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書諡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

愛民五慤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云施爲文也乃宣公嬰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繡亦謚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複謚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注】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

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疏】滕文至孟子○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愼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辥郳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何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縣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遊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

過宋來見蕃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下
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
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
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
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
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駮
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
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
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謂和而文
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
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即爲也乃作爲之爲非
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
道敎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
周之義不異也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
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
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
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
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
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

能復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苟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為性惡之證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弟無行聞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

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如鳥獸則
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
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
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爲之亦不能
善然人之性爲之卽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淫昏無
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
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
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
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己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
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
之教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
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
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
知畀賤之當敬乎己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
由教而能之所謂爲之者善也然苟子能令鳥讓食
乎能令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悖性之
證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
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苟
千所知也義農之前人若於不知旣人人知有三綱
六紀其識曰開其智曰深浸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

則民不患其不知轉患其太知許氏說文解字敘云庶業其繁飾其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僞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於是有方命圮族之人當羲農之前善若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協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夫謀弼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而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爲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羲農而開萬世故稱

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揖讓都俞命羲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即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即法後王之法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神化如堯舜其說爲誣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即孔子删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以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十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爲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爲定公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管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滑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

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亟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滕文公爲周末弟一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即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偪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鄒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既謚元又謚文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疏夫道一而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注】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為之何為畏之哉【疏】注成覸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覸古莧切一音閑古莧切是覸字說文云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眡曰覸王使人瞯夫子是此字也音閑則當作覸說文云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廣韻云覸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成覸淮南子齊俗訓作成荆覸為荆猶考工記故書頎或作牼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注云成荆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師古云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成慶即成荆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鮑彪注云荆成荆史記范雎傳云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許慎云成荆古勇士荆慶覸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為尊貴者蓋指景公言即所為無嚴諸侯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注】言欲有所為當若顏淵庶幾

成覵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疏】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爲顏淵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覵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覵不畏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連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疏】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大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儀學於曾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

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疏】今滕至善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非命篇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即方五十里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疏】注書逸至乃洽○正義曰國語楚語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

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固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以下則之文蓋是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傳說之意若金以下皆文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逸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眴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瞀攻己急也金匱痙溼暍病脉篇白术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即頓瞀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治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眩眠而無見兮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憒亂亦猶是

也毛詩鄭風云胡不瘳傳云瘳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瘳

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疏人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王字音義云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為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疏注然友世子之傅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傅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傅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裁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

孟子歸在鄒也【疏】注孟子歸在鄒也○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鄒也史記正義云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疏】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疏】注曾子至之也○正義曰曾子之言見論語為政弟二乃孔子對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翟氏灝考異云四書辨疑言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涖焉祭祀則涖之以敬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

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及問曾子何足疑焉曾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曾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意自盡即獨行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飦糜粥也【疏】注嘗聞師言至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是孟子亦述曾子之言嘗聞諸師者也阮氏元挍勘記云齊疏之服閩監毛三本孔本齊作齋韓本作齋按音義出齋作齊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齊者齋之誤儀禮喪服首章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次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三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

屨期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凡服
上曰衰下曰裳疏猶麤也按此自齊衰三年以下皆
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
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曰唯卿爲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
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
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麤衰斬以證云言
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
之問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
正微細焉則屬於纔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
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
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
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
爲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爲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
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既降於大
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麤衰斬也孟
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齊疏內原
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猶會中言齊斬耳孔氏雜記
正義云士與大夫爲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
疏衰枕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饘本作飦是飦饘字通

說文食部云饘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又鬻部云鬻鬻也重文餰飦鍵又云鬻鍵也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餬即鬻鬻即鬻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煑米使糜爛也粥濁於糜粥粥然也蓋今俗以整米煑爲粥粉米煑爲餬古之饘即今之粥古之粥則今之餬饘爲糜飦爲粥而糜亦通稱餬粥亦通稱饘趙氏釋飦爲糜粥則粥之清而稀者異於餬之濁而膏者是飦宜爲饘也趙注飦糜粥也汲古本作糜孔本作餈音義出餈云字亦作饔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糜字無餈饔字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疏】定爲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云滕文公問孟子始定

為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大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為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為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尚如此則其來已久焉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

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
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於晉楚者矣
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賻求
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
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
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棹
有四阿棺有翰檜儼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
樂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
翣不踝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秉禮而葬昭
公於墓道之南樌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為天
下之逵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執由是
惡其害己而皆去其藉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
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
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夫子諸侯之禮無由黨正
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十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
覸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逵禮而憎駭為不經杞宋
之無徵豈獨為夏殷之禮嘆哉○吾宗國魯先君莫
之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梅福有言諸
侯尊宗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
為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

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眞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祇以相傳之諸君爲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

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倘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倘皆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即別子矣程氏瑤田通藝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奚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

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國絕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即震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士蔿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注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

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疏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于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卽記之爲識也小史屬天官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衰注云受猶承也故以承釋受又承受則遵而從之故不改更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自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吾定爲三年之喪非我聽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問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安故稱一說蓋前說當時相傳之說一說則趙氏所折衷也

謂然友曰吾他

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疏】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正義曰趙氏以其字乃指他人之辭若世子自恐不當用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貫乃然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

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

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
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
疏 釋以字他爲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
篇云喪思哀爲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
云喪事主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以哀爲主是喪尙
哀也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
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冢宰天官卿佐王
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禮記檀弓云子
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
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
云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尙書
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
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君薨聽於冢宰爲孔子
之言也禮記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云食飯屬也說
文歠部云歠飲也重文吷歠粥不食謂但飲粥不飯

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注云深猶盛也盛甚義皆爲多呂氏春秋禁塞篇云害莫深焉高誘注云深重也惟其甚故重義亦同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晦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如西階下衆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奉尸侇於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拜賓即位踊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闔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辟門是自始死以至朝夕哭皆有位所謂喪位也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主人即位哭則衆主人衆兄弟衆賓無不感而哭矣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注】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

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疏】注上之至之也○正義曰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是陸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尙之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尙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僵也淮南子說山訓云致釋駕而僵注云僵仆也趙氏以僵仆乃僨獘之義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文引孟喜京房云伏服也伏地猶仆地伏爲服服則從化之象也必偃以上皆孟子述孔子之言是在世子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

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疏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正義曰說文可部云可肯也爾雅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是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首肯之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隱公元年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服一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賈氏疏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為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既虞之後始有楣有柱謂之堊室以其雖有梁楣而冥闇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闇即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塹堵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為屏故名倚廬高宗三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闇中故云高宗諒陰滕文五月居廬謂未葬居倚廬中在

高宗三年居梁闇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滕文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居倚廬其既葬亦居梁闇可知何以知之方父兄百官不可時且必使然友之鄒反復咨問至是百官族人無不感悅則孟子之言已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怠乎或謂文公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洵坐井之見耳可謂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其知始時皆不欲其行三年之喪以爲不可至是首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猶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讀若智非也孟子之文微與通神每同左傳檀弓可謂曰知曰字是矣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注 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

公之謂也【疏】從善如流○正義曰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疏】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國即治國也易序卦傳云解者緩也解即懈義爲怠惰不可緩即不可使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之云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豳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疏】注詩豳至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

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搏貉謂之貉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查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而東謂之䋺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即綯云綯索是絞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即毛傳陳風越以鬷邁傳云鬷數也箋云鬷總也蓋以兩股摩而交之總爲一繩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彈正之即謂之繩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是也此又綯是繩索是索此綯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人之屋農至冬月可以閒暇猶督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緩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成無休己也箋以播百穀爲祈穀於公社與趙氏說異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疏】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

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卽宰也專政春秋以盜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則重在仁仁人不爲富民之政則不爲富而爲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篇文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說以陽虎爲楊子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疏】注夏禹至

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正義引白虎通云夏稱后
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
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
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
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既稱人也以稱人
為既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顧民
炎武日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始於禹水土既平
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
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
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
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經者萬使
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
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無益於民之
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
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
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
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

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溉堂考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易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横溝縱洫横澮縱自然川横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横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横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

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九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一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卽考工之十畢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洫

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以耤釋之耡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人注云鄭大夫讀耡為藉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耡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耡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耡字亦作莇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

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爲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亦以徹爲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名義嘗屢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崧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爲取以他處徹俎徹樂之類証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唯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

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人無須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用亦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詞殆未然矣倪氏思寬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賓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爲常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挍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

善也【疏】挍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挍與下學校字不同釋文云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比挍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云校音教又音效皆從木字鑑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挍字則未避諱校省作挍汲古閣注疏本此校校與下學校俱作挍○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摯云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或其人與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

滿其常數爲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疏 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樂者無菑者也年豐無菑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很盭也盭即戾狼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狼戾無親漢書嚴助傳狼戾不仁以其遺棄不甚愛恤故爲不仁無親之名而淚之零落於地與粟之拋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子篇狼疾趙氏亦以狼籍釋之漢書燕刺王旦傳云首籍籍兮亡居注云籍籍縱橫貌縱橫猶交橫故狼戾猶狼籍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俗語謂米之一顆爲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云粒粟米之粒也皋陶謨孫氏烝民乃粒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因豐年饒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鹽鐵論未通篇云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此即本之孟子梁糲即狼戾之同聲張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狼戾不知古人聲音通借之例也周書金縢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

高誘淮南子注訓虐爲害說文訓虐爲殘謂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饑歲是凶年卽饑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孔氏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是糞其田卽是治其田故云糞治其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取盈是取其稅而滿其常數如器定受若于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饑穰以爲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均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麋犬豕之骨汁所以爲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穫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退供稅乎凡來歲之田糞既不足則土彌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歷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

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勤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舉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疏】注盻盻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盻說文五禮切亦四莧切丁作肹肹然許乙切阮氏元挍勘記云肹字見說文云恨視貌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爲訓趙作肹肹不作盻也說文肹響布也肹肹古通用肹肹猶屑屑方言云屑屑不安也勤作也爾雅釋詁文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予貸民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再并舉也从爪冓省冓爲二爪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曰并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再凡偁揚當作偁凡詮衡當作稱今字通用稱禮記郊特牲云食養陰氣也淮南

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若高誘注云食養也養其
父母卽食其父母貸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
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貸
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
爲之息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禮
記月令注云火出而畢賦此言賦冰出公賦當畢謂
公家之稅當完納也稅盡賦猶冰盡賦矣當盡賦則
不敢虧缺無如田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債
焉子卽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千貫又云吳楚
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
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
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
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蓋每歲萬息二千此常息
也至窘急時則利息必加倍於常如無鹽氏之利所
以什之矣萬息二千二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
爲倍故云子倍益之言加也卽上取盈之義因畢賦
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滿此不足之數而所貸
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田此積累至使父母妻子
飢寒而死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胡朏明曰龍子
言貧者挍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

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之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料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

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因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注古者至義也○正義曰隱公八年左傳云天子

疏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之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趙氏本此爲說也詳見梁惠王下篇阮氏元校勘記云其子雖未仕居官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

疏

注詩小至助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
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
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
民怙君德蒙其餘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與雨祈祈
言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出制莫
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
如此也漢書食貨志亦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
不變若是則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
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故以爲賦斯言
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
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据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
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人而不
收餘畝之稅官公於公四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
曰稅畝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
本無公田故孟于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
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
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
子何用辭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
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

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此則任釣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鍾氏懷薇匡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邰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校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按猶當獨字之誤閩本改爲惟非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注】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

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叙謂常事所叙也【疏】庠者至倫也○正義曰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謀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

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眞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日庠夏日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日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庚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識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之安溪李文貞公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令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偏此自古及今其制浸廣也黨近於民故王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

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浸備也文貞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養之說也

射釋古字通爾雅云釋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
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
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
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
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
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
別指一事以名之哉○注養者至敘也○正義曰趙
氏以養爲養耆老即本王制養國老於上庠說文亦
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
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
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教禮樂
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爲校
言可以接正道藝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
豫則鈎楹內注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
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序即榭榭射聲通是榭
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侯於堂東注云遷弟
于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又云兼挾乘矢
又云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注云乘矢四矢也
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
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

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足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之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爲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有成均東序瞽宗上庠等名者薈統名爲學而分爲四其東爲東序也其西爲瞽宗瞽宗即西學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也即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也其北爲上庠秋學禮在瞽宗爲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爲北學矣東序瞽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爲南學青陽總章元堂統其名

於明堂則東序瞽宗上庠統其名於成均故大司樂
分言之則云東序瞽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
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
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入北學但
仍僅謂之學也吳氏鼎易堂問目云今考定五學東
學周名東膠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西學周名瞽宗
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
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
名大學周名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瞽宗在西
米廩在北頖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
及羣吏日反養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
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記皆以倫為類高誘注呂氏
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以類為事趙氏注告
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以倫為事卸
以倫為類也洪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
子王乃言曰嗚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
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
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
注云陰覆騭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

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敘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之爲事節倫之爲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按趙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敘則正以孟子此言人倫節洪範之彝倫益國學鄉學爲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常理無不講明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

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疏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閻監毛三本惟作維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世子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踰歲月亦略可覩矣按禮記坊記云未没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云没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

之君矣孟子未臣於齊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旣葬即聘賢人蓋滕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乃聘孟子孟子至未幾即終喪故此仍在三年之內則稱子旣三年喪畢則稱君也

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疏注畢戰至明也○正義曰畢戰爲文公所使知爲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井田賈氏疏云彼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井地即井田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晉亦尚作井地但惟坦行而沃膏者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一年爲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則此時方改阡陌廢井地之際雖間或有是亦將毀棄況未必有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注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疏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周禮地官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即各兩之彊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鈞也阮氏元挍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穀祿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是以穀釋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蔌蔌方有穀箋亦云穀祿也祿奉以穀故穀即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郎井田之界經土地之經爲經始靈臺之經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

【疏】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

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爲公侯伯子男附庸各有界矣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爲之界各滿其爲通爲成爲終爲同爲封爲識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鄰國而邦國之界不正自卿大夫之貪汙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爲成爲通爲井者將不能滿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正內而都鄙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爲勿使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者汙慢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貪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是汙即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心輕慢之不以先王助定爲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即所云侵鄰國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是也前但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盧謂二畝半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

差者禮記王制篇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注**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疏**注爲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爲長舌是有爲二字古通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

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疏】注九一至之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入家而九頃共爲一井蓋百畝爲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之也地官載師閭廛二十而一又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是園廛在國中故以此國中爲園廛二十有一也而與汝通故亦與如通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爲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一而藉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閭廛之稅本二十取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爲行重賦民不能什一而以什一誅求之故云責之什一也野宜什

一則不止什一國中不宜什一乃重賦而責其什一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甸地三百里爲稍地四百里爲縣地五百里爲都地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遂之

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畺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是鄭氏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之職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言近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

經相戾則與其自注亦不相蒙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二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按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旣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

里凡四縣鄉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畺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溝人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

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遂宜爲自然大川之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祗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倪氏思寬讀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十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馬端臨謂遂人之十夫之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之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爲溝洫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異日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啟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隰別有通融之法如楚蔿掩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

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
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
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
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
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
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
說雖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爲城中
野爲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
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
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
之助法制公刑不稅夫既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遂
人注又謂野爲甸稍縣都甸是六遂則遂亦通爲野
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蓋又以郊內六鄉爲國中
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已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
異又何若矣備
載之以俟考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注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疏】注古者至十畝○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即載師之士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爲

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爲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絜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爲絜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从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畱夷與揭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从圭田會意兼形聲與孫氏蘭輿地隅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二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所耕荀子王制篇云雖

工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
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備為士大夫者即授之田
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潔取義正指不能
成井者而言不能成井則以五十畝為一畦畦之數
又即由圭形而稱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
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
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以五十畝為大
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即蒙上圭田而言○注餘
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
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
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小也漢書食貨
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
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
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
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比則如一
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
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
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
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

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田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晉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即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彼注者因上言夫一廛田百晦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彼爲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

夫之百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詳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彊周禮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畮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得趙氏義矣○注王制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夫圭田無征注云云依鄭注則以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證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下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夫育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卽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圭田不稅夫倒夫字於何乚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或當亦不計夫

死徙無出鄉

注 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

疏 注死謂至功也○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字作平作爰作平是爰土卽國語之轅田賈侍中

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見僖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即畔援也說文走部云趄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

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
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
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
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
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換主
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趙田
易居爰轅趙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
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徧焉三年
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
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
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
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
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
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
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
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
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
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
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
處與商鞅決裂異而同也鞅之害民在開阡陌　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疏】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䢼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也嗇夫別治从䢼皀聲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爲若干邑封猶域也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所向也以同音爲訓也嗇夫別治言漢制六鄉六卿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別鄉之名甚析畿內六鄉別乎六遂都鄙而言此鄉之專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逸周書大聚解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合閭立教以威爲長

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糾興彈相庸耦耕日耘
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鄉
之出即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云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
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
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
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
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
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共井之人即此
八家爲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所謂今之耕
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
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
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
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引孟子此文趙氏以
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爲友淮
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
夫同志合耕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覗也覗同
伺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伺亦通作司
秋官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
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望也楚辭招魂

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氾論訓姦符節高誘注云姦私亦盜也是姦指盜賊而言守者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所未形守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戒備之言察而守在矣鬼谷子捭闔篇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司即守望上兼言守司而以審察自解之則審察明司亦兼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救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注云持養保養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羸弱困急保養之即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睦是以和睦是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

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一里【疏】謂縱橫皆一里畫爲九則積九百畝者其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爲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卽廣野平疇其畈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半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爲例耳阮氏元按勘記云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井字非也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爲五畝之宅徹法九夫爲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稅其一十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爲公私也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爲廬井宅園圃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稅其八十畝名爲九一實乃什一分之一也此助法所以善也惟

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定也野人謂都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注云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然則士伍猶云士列也卽謂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又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芑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民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校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

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勠力撫循之也

疏注略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爲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風俗通山澤篇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唲嘔之則爲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槁餓而無光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本無而字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疏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采善貶惡又禮書云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終